

陽曆年和年

又是新的一年。各路媒體鋪排着關心人類福祉的新年獻詞，商業平台擠滿散發着銅臭味的跨年演講，電視台和視頻網站的勁歌熱舞賣力比拼。精緻雕刻的遣詞造句，星羅棋布的營銷植入，卻讓人在眼花繚亂、信息過載之餘，未免有些搖晃感。

群聊、閒談之間，發現原來不止我一個人，不止一遍地翻查着日曆計算着：什麼時候過年？還有幾天過年？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一個多月之後的那個「年」，才是真正的年。

記得小時候，跟太爺爺一起抽旱煙鍋子的那群老人，總是把元旦叫作陽曆年，或者公曆年。但是，卻並沒有對應的陰曆年、農曆年，而是直接正式地叫作「年」。在這個「年」面前，不需要任何畫蛇添足的定語或前綴。誰都知道，年的味道，年的氣息，年的聲音，年的溫度，是什麼樣的。人們為着避免混淆，前一個叫元旦，後一個稱春節，或者用新年、新春來區分。

陽曆年的元旦，雖然掛着一個「年」字，在台前拋頭露面，出席各種正式場合，卻好似一位如夫人，正室太太則在後面不動聲色地坐鎮一切呢。何況就連「元旦」這個名字，本來也是屬於農曆大年初一，鳩佔鵲巢罷了。

又或者，好比拜會一位許久未見的老友，陽曆年只是在門口初見面時的握手、寒暄，而到了「年」才是真正一起入席、舉杯、觥籌交錯，卸下一切，將笑中帶淚的懷舊、歲月匆匆的感慨、掏心掏肺的囑咐，都一飲而盡。

陽曆年是公務的，是一頁工作日曆、一本計劃書的封面；而「年」是私域的，是一紙在心裏默默盤算巴望的日記，一張給家人準備禮物的清單。普通人的新年，沒有宏大敘事，也不需要套路。對生活真誠，與自己和解，能竭盡全力，也能及時放手。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悲欣交集

前段時間，北京一個展覽中展出了弘一法師「悲欣交集」真跡，成為打卡熱門。這是弘一法師留給人間最後的字跡，流露出這位高僧生命最後時刻的豐富感情。乍一看，四個字東歪西斜，像孩童學書，細觀則筋力在內，起收有節。在文獻上，「悲欣交集」出自《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六：「阿難整衣服，於大眾中合掌頂禮，心跡圓明，悲欣交集。」不過，從弘一法師筆下寫出，似不能拘於經義。據記載，法師臨終前幾日已提及這四字，可見其中包含了他思想中最硬核的東西。

中文裏帶「悲」的詞頗多，悲痛、悲慘、悲哀、悲傷……但「悲」獨自出現時，指的是一種博大而深沉的情感，若非要找個近義詞，最合適的應是悲憫。在中國文化中，悲的對象不限於自己或他者的境遇，也不限於人或物。風中的古樹、蒼茫的原野，甚至一汪解凍的春水，心與景遇，情之所感，都可能觸發悲從中來的體驗。善悲者，必有情，有情者，必抱天地流轉不息之信念。作家賈平凹說，越是有大悲憫，越是要盡人事。弘一法師才氣橫溢，精通藝術，早年投身教

育，晚年沉潛佛理，於私至情至性，於公懷抱家國，閱歷之豐富，舉世難尋二人。這個悲字，正涵括了他對人生的終極態度。

欣，大體是欣快之感。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呢？很難以語言描述。多年前我因腸胃問題接受過針灸治療，銀針緩緩刺入穴位，微痛之後伴以輕鬆釋然，這便是欣快感。它是打通了滯阻，去除了束縛之後的痛快，又是事物回歸本來狀態的安適，一如自在流淌的溪流。弘一法師臨終之際，想來已參透生命真諦，肉身證道，悲其所悲，欣其所

欣，兩種感受一併湧來，世界本相袒露無遺。

前幾年，有過一陣「李叔同熱」。其實，不論讀未出家的李叔同，還是已出家的弘一法師，都應常觀此四字，方有望進入他豐盈無比的精神世界。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文化糧倉」

許多劇院都有自己的雅號：悉尼歌劇院外形猶如乘風出海的白色風帆，有「帆船屋頂劇院」之稱；巴黎歌劇院裝飾富麗堂皇，被稱為法國「小凡爾賽宮」；中國國家大劇院呈龐大橢圓形，被北京居民昵稱為「蛋殼」。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底正式開放的北京藝術中心，因設計靈感來自京杭大運河河畔的通州古糧倉，而有「文化糧倉」的別名。

北京藝術中心靜臥京杭大運河南岸，擁有歌劇院、音樂廳、戲劇場和小劇場四個室內劇場，總建築面積達十二點五萬平方米。它由國家大劇院負責運

營，與國家大劇院、台湖舞美藝術中心共同構成「一院三址」的格局。

為提高劇場使用率，北京藝術中心歌劇院的舞台和國家大劇院相似，劇目可以快速從兩個劇院轉場演出。歌劇院天花板造型仿造中國傳統藻井，裝飾祥雲紋飾，寓意團圓美滿、喜慶吉祥。在觀眾席，有近一百五十支音箱組成的內地最大的沉浸式擴音系統，能夠提供最好的聽感與沉浸聲效。

北京藝術中心音樂廳有一個與維也納金色大廳同一品牌的管風琴，被視為「鎮廳之寶」，可以細膩地演奏多種風

格的音樂。這裏的觀眾席為歐洲「山地葡萄園」式的分區結構，保證每個座位的聲效比較均衡，讓指揮、樂手與觀眾更加親密。

北京城市圖書館、北京大運河博物館與北京藝術中心毗鄰，三大建築同時開工，歷經四年建設，今次又一起正式開放，共同構成新文化地標。北京城市圖書館超高通透的玻璃幕牆與自然融為一體，低頭可看書、抬眼即觀景；大運河博物館猶如「運河之舟」，北側如船隻雙翼厚重，南側似巨帆高高揚起。剛剛過去的元旦前夕，北京藝術中

心奏響第一個新年音樂會，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琵琶演奏家吳玉霞等藝術家攜手獻上一場獨具民族風韻的新年音樂盛宴。不過，筆者在現場注意到，有不少觀眾當日遲到，於音樂會演出半小時後方才到場。「文化糧倉」易建，但吸客準時入店「取糧」的文化，還需慢慢培養。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萬里心程找媽媽》

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於十九世紀末撰寫的著作，原文名稱意譯是「心」的意思。該書出版後甚受歡迎，意大利學生愛不釋手。中國教育家夏丏尊於一九二三年開始將該書翻譯成中文，譯名《愛的教育》，同樣大受中國讀者愛戴。一百年之後，「香港戲劇工程」將該書的「三千里尋母」故事改編成粵語話劇，去年底聖誕期間於北區大會堂演出，成為寒冬的一股暖流。

《萬里心程找媽媽》的故事並不複雜。少年Marco與父母一起居住在意大利的鄉村，生活簡樸。父親因為受傷而

未能工作，母親唯有遠赴阿根廷尋求生計。Marco掛念母親，不怕萬里迢迢，從意大利走到阿根廷，希望能與母親見面。沿途不斷有阻撓，但只要堅持勇氣、毅力，Marco仍能達成所願。

從現代角度而言，《萬》可以成為少年探險奇幻故事。資深導演蔡錫昌則抓住戲劇藝術的真善美，以簡約形式作為舞台手段，呈現原著小說的核心主旨：誠心摯意，必能獲得他人幫助而達成目標。少年Marco乘遠洋渡輪和長途火車，遠赴人生路不熟之地尋找母親，過

程並不驚險，但是屢有阻礙。「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老掉大牙的道理仍然受用。

《萬》劇以敘事劇場為表演形式。五位演員先以現代人身份介紹現實劇團的工作，繼而再扮演角色引領觀眾走入Marco的故事世界。由成年女演員飾演的Marco形象可人，聲線純真，能令觀眾信服其男孩身份。其餘四位演員分飾多個角色，並且合作建構不同場景，五人的默契甚佳，形成高度整體凝聚力。全劇只有非常簡單的布景，導演刻意排練演員合作傳達虛擬情境，各演員以形

體動作建構帆船、牛車等形象，雖說生動活潑，惟可減少口語描述，直截了當在觀眾面前呈現想像的形態，這樣更能提升觀眾的思考空間。

另外，全劇言情勵志，若能加強一些起伏節奏，更能提高觀賞趣味。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朝聖迎新年

剛過元旦，自然要選一張應景新年主題的唱片。被公認為「西方音樂之父」的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於一七三四年譜寫了其著名的《聖誕清唱劇》(BWV 248)，距今年已經整整二百九十載。這部共分六大主題的名曲實際上的表演時間要從聖誕節跨越元旦直到主顯節。值此新年之際，特別分享一套德國唱片公司Telefunken於一九五七年灌錄並發行的一套3LP《聖誕清唱劇》。由德國指揮大師卡爾·李希特執棒慕尼黑巴赫管弦樂團及合唱團，攜手女高音克洛伊·歐文、男高音格爾特·魯茨、女中音赫

塔·托佩爾、兩位男低音赫斯特·甘特和凱斯·英根聯袂演繹的版本。封套採用的是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畫派巨匠丁托列托繪於威尼斯聖洛可大會堂一層大廳的濕壁畫《三王來朝》局部。

在一五八二至一五八七年間，年邁的丁托列托在兒子及助手的協助下完成了大會堂一層長方形大廳內包括《受胎告知》、《三王來朝》、《出埃及記》、《屠殺無辜者》、《聖殿顯現》、《聖母升天》等八幅呈現聖母生平及基督童年的大型濕壁畫。在這一文藝復興時期備受歡迎的創作題

材中，畫家並未根據傳統在背景中呈現浩浩蕩蕩的朝聖之旅，而是把三王的隨行人員「留在」了右後方的室外。頭頂聖光的聖母瑪麗亞和聖嬰基督位於高台之上，接受東方三王不遠千里前來朝拜。其中一位跪在聖母子身前往王冠摘下置於台上，以示他們的敬意與順從；空中盤旋的天使們和高台下的僕人們則均是見證者。儘管威尼斯畫派以豐富濃郁的色彩聞名於世，但丁托列托晚年



的作品顯然已開始強調通過光影明暗對比而營造出的戲劇衝突。儘管封套最終僅選擇了雙王朝拜聖母子的局部，但整幅畫作的基調已經預示着巴洛克風格即將「改朝換代」。

「碟中畫」《聖誕清唱劇》／《三王來朝》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n
逢周三見報

「最美的夜」

從二〇一九年開始，「最美的夜」在眾多年輕網民的話語體系中已經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用且只用來指代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在線直播的Bilibili跨年晚會。如果說春晚是屬於家庭、應該一家人齊齊整整一邊吃着年夜飯一邊看，那麼「最美的夜」則是屬於自己、應該一個人抱着薯片坐在電腦前，一邊欣賞，一邊和無數素不相識卻又無比熟悉的網友在弹幕上狂歡。

今次「最美的夜」中，我最喜歡的莫過於將中樂、哈利波特、戲曲、遊戲等元素都融合在一起的《東方魔法學堂》了。一開始，《哈利波特》中熟悉的「分院帽」來了一段天津快板「列位穩坐，您了聽我說，神奇的帽子我會唱歌……」，然後由「最東方」的中樂樂團演奏出「最西方」的哈利波特主題曲，神秘而悠揚，靈動而通透；整個節目的高潮部分要數「東方魔法學堂」魔法老師們的出場：他們

是京劇、越劇、崑曲、豫劇四個傳統戲曲流派的表演藝術家，他們一上台就「言出法隨」給大家一點點來自東方的魔法震撼：「甘雨匯豐泉，起！」這是水系魔法，「漫天凌飄雪，飛！」這是冰系魔法，「星光聚點輝，亮！」這是光系魔法，而「赤炎映霞裳，火！」則是火系魔法。恍惚之中，西方魔法的水、雪、光、火體系，又隱隱有了東方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味道。哈利波特中最高級的魔法「呼神護衛」在「東方魔法學堂」則變成了慷慨激昂的「煌煌群星，耀耀呈世，灼灼祝盛」，氣勢恢宏。念白配特效，再加上背景音樂，現場效果無與倫比。

彈幕中的網友一片歡騰，這就是網上跨年應該有的樣子。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搗炙子鵝肉

朋友自製紀錄片，安排專場播放，戲院位處堅尼地城。看戲前，先吃飯，沿北街往海旁走去，見瀟瀟店。舖位不大，堂吃位置三數，來客大多點餐外帶。自己跨區，覓位安坐，候菜上桌。例湯先上，湯淡濡唇。鵝片鵝腎，飯面堆疊，鵝肉味濃，香料味清，滷味調製較為溫文。鵝腎幾件對切，啖咬一口，軟彈濕潤，不乾不硬，意料之外。不少客人點鵝腸、墨魚，計劃下次再試。

烹鵝方法多，北魏《齊民要術》提到「搗炙法」，方法是「取肥子鵝肉二斤，銼之，不須細銼。」取肥嫩鵝肉細切，但不用太細，因為添加醋、醃瓜、蔥白、薑、橘皮、花椒碎，混和調味之後，要再細剉。取兩支竹籤，將適量肉醬包裹在籤上，跟現在的串燒一樣。接續《齊民要術》指，要「破雞子十枚，別取白，先摩之令調，復以雞子黃塗之。唯急火急炙之，使焦，攤出便熟。」雞蛋只取蛋黃，稍為拌勻，塗在鵝肉棒上，再大火燒烤，外焦內軟。

食譜提到，如無鵝肉，可改豬

肉。細究做法，將肉類剁爛、調味、塑形、炙燒，就是現在的炙燒免治肉棒。餐廳菜式或急凍食品，同樣有這款食物的選擇，還會用上雞肉，加入脆骨，塗上各式醬汁，再蘸生雞蛋黃。

炙燒以外，鵝肉還可蒸煮，明代《易牙遺意》有一道「盞蒸鵝」，不難模仿，原文記載：「用肥鵝肉，切作長條絲，用鹽、酒、蔥、椒拌勻，放白蓋內蒸熟，麻油澆供。」鵝肉切絲，放白蓋內，調味蒸熟，再澆麻油。步驟利落，沒說分量，調味需自行斟酌。鵝肉難尋，可以鴨肉代替，雞肉更為方便。家沒茶盞，考慮購入，平日泡茶，晚上蒸肉。專家定說茶、肉器具不能混，自家茶、肉、器具俱備。求便求趣，自娛自享。



古間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三見報

傳奇焦糖餅乾

一塊焦糖餅乾能做到「世界第一」，怎麼說都是一種傳奇。也許此刻你還沒有概念，但只要看到某款長方形、扁平、帶着深度美拉德色調的小零食，就絕對會恍然大悟。再加上大大的「Lotus」字樣，跟它相關的記憶便全部復活了。酥香、輕脆、落落大方的焦糖味，那種無法抵抗的「罪惡」快樂，也不過如此吧！

雖然焦糖餅乾的仿製款成百上千，但只要認準包裝上的「Lotus」就不會錯，很多中國人習慣叫它比利時焦糖餅乾，但其實哪個都並非原名。四百年前，第一個拗口的稱呼是「Speculoos」，指代用多種香料做成的特殊口味酥餅。在自由貿易盛行的十七世紀，來自世界各地的香料藉由港口運送到比利時，當地人便想到在烘焙品裏創新，這款餅乾因明快的焦糖肉桂味異軍突起。彼時原材料相當珍貴，只有每年十二月六日的聖尼古拉節才能吃到，由此還誕生了一個故事：在這一天，聖誕老人的原型會給好孩子留下一袋Speculoos餅乾，而壞孩子則會被裝進麻袋拎走。

每個人都想當好孩子呀。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焦糖餅乾更受歡迎了，後來被比利時的Lotus公司發揚光大，向全世界推廣。更有趣的是，隨着餅乾的「全球化」進程，人們發現用它搭配咖啡格外驚艷。原本毫不相干的兩樣東西，竟然有着「天選」的互補性，咖啡延展了餅乾的層次，餅乾又提升了咖啡的醇厚口感，於是有先見之明的咖啡店開始主動搭配這款餅乾。再然後，也就是四年前，公司乾脆將它更名爲「Biscoff」，取biscuit（餅乾）+ coffee（咖啡）的意思，野心明確，誓要攻下更大市場。

所以，當你第一口吃比利時焦糖餅乾，覺得有些甜的時候，別忘了可是要搭配咖啡一起的。如今被緊緊綁定的兩兄弟，恐怕誰都沒法將它們拆散了。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